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林霆 ◎ 主编

2018^年
短篇小说选粹

Selected
Short Stories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林霆 ◎ 主编

2018^年
短篇小说选粹

Selected
Short Stories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年短篇小说选粹 / 林霆主编. —太原: 北岳
文艺出版社, 2019.1
(2018·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 续小强主编)
ISBN 978-7-5378-5831-1

I. ①2… II. ①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8482号

书名:
2018年短篇小说选粹

主 编: 林 霆
策 划: 王朝军
项目统筹: 庞咏平

责任编辑: 赵 婷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74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831-1

定 价 5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序

/ 林震

短篇小说不是长篇小说的下脚料，而是作家们用心在经营的一个独特文体，它在主题的包容力、丰富性和写法的多样化、成熟度上，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短小的篇幅、有限的字数中，短篇小说可以包容人的一辈子，也可以回顾中国某个特殊历史时期，并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给予有见地的思考和关注。2018年度的短篇小说从题材方向上，大致可以分为写人生、写现实和写历史。在每一个类别中，小说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有新意和创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某些新变。

在写人生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写中年、写女性、写悲剧的特点非常突出，而且出现了以短篇小说的容量，写尽人的一生的作品，平凡人生同样可以被演绎为艺术品。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①是此类小说的优秀代表。用几段恋爱婚姻经历，来书写人的一生，似乎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构思，但是这篇小说的美妙在于，作者丝毫不掌控、不评判人物，尽管女主人公有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劲头，她在每一次人生关头的选择都难说是理性的，有时还略显轻浮，作家却给予人物最大程度的理解。就像法国作家福楼拜笔下那个包法利夫人一样，主人公茉莉是一个从镇里考到县城的乡下姑娘，第一次出场时穿着“细腰桃红假

^①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收获》（双月刊）2018年第2期。

羊绒大衣”，这“假羊绒”一词，不动声色地暗示了她的经济处境和不甘于这处境的心态。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外部观察中去书写人物的命运，对于她的心理不着笔墨，但却从她一次次令人惊异的人生转向中，品味出她内心的欲念和盼望。没有任何操控，也没有丝毫的评价，但一个看似虚荣肤浅、自作自受的女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作者看待县城小人物的态度，和他仰望星辰时的姿态和感受是一样的——理解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这是文学对人性最伟大的敬意。

如果说“中年妇女”的痛苦是隐然未现、无声无息的，那么任晓雯的《朱三小姐的一生》^①中的朱三小姐，她的苦痛是浓墨重彩、明目张胆的。“中年妇女”是生活化的小说人物，而“朱三小姐”是地地道道的戏剧人物。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样的悲剧人生。朱三小姐一生命运多舛，她的痛苦也见证着世人的冷漠和人性的刻毒，这样的写法延续着任晓雯近几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风格。稍显不同的是，在朱三小姐的小姐妹身上，犹有残存的关爱和亲情，这给人性的阴冷添了几许温暖，也使人物的性格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

像是给这两部以女性为主体的作品做一个补充，孙睿的《动物园》^②写的是一个男孩子成长到男人的经历，其中充斥着暗恋、打架、劈腿、结婚、生子。由这些情感故事所构成的世界里，激情在暗淡，真诚在衰减，弥漫着暮气和无奈。同时，“动物园”作为人物全部的痛楚与欢乐、成长与衰老的见证，贯穿于作品始终，氤氲着怀旧和感伤的气息，引而不发的悲剧感也由此而生。

除了这几部完整呈现人物命运的小说外，还有一些作品是以极小的切口进入故事，从中却能窥见人物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如裘山山的《听一个未亡人讲述》^③中，一个女人从情人妻子的讲述中，得以了解情人晚年的生活，并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回忆起逝去的如烟往事，完美情人的真相也一步步被残酷地揭示出来。裘山山解剖刀般尖锐的笔力，让这场婚外情不留下最后一丝温情，也

①任晓雯《朱三小姐的一生》，《十月》（双月刊）2018年第4期。

②孙睿《动物园》，《当代》（双月刊）2018年第4期。

③裘山山《听一个未亡人讲述》，《青年作家》2018年第1期。

是残酷至极；阿袁的《春秋》^①与这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叙述风格上更加曲致文雅，但对于中年人的婚姻生活和婚外出轨也是不留最后一点浪漫的遐想。中国人靠什么拯救婚姻，拯救爱情？这两部小说给出的答案是极为悲观的，中年人的精神危机似乎已经走到了绝境，小说也因此还原了当下中国人乏善可陈的婚姻质量和情感厚度。

无论是完整呈现人物一生，还是从小切口进入事件去展现表象背后的真相，这类写人生的作品，都把情感的不可靠、人心的不可测，以及人生的悲剧性、苍凉感，作为小说最重要的表达诉求，此正体现着作家观察、思考人生的角度日益深化、犀利，同时也是文学作品成熟度的标志。

在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中，本年度短篇小说透过小事件来描写正在飞速变化中的中国现实与世道人心，精准把握住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人和农村人各自的生存境遇、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在社会巨变中的持守和挣扎，最终在人的行为和心理中，去思考城乡关系问题，农村中物质与精神、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等重要命题。无论是写农村还是写城市，此类作品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文学记录，也是留给后代的一份中国人的精神档案。

当下写农村的小说一般有两个叙述维度，一是从城市的眼光看待农村以及城乡关系，叙述者往往对农民持有悲悯的情怀，对农村凋敝的刻画入木三分，然而心痛之余却万般无奈；二是立足农村，从农村的角度去思考、回应农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文化难局。面对发展中的农村变局和困境，叙述者的态度更加乐观，希望能从文化传统中找到从困局中突围的路径。

取第一种叙述维度的小说，其价值立场并非城市的立场，而是以城市知识分子的视角，去考量当下中国日益尖锐对立的城乡关系，对农民的处境给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如陈应松的《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②，小说写了一群城里人热闹喧天的乡下游，他们抓土鸡的热情把农人寻找孩子的请托，遮盖得严严实

①阿袁《春秋》，《上海文学》2018年第7期。

②陈应松《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上海文学》2018年第5期。

实。小说在浮华的城市与凋敝的乡村的对比中，展现着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和人心的寒凉；取第二种叙述维度的小说有秦岭的《天上的后窗口》^①。小说从农村的视角来写农村，重心是讨论经济发展与乡土传统之间的关系。小说表现了物质生活的改善，给农民们带来的忘乎所以的解放感，以及他们如何经历了从抛弃传统到对传统回归的过程。秦岭似乎在这里提示我们，有关农村、农民的拯救永远不会来自城市，也不会来自其他外来的文化，而只能来自本乡本土。这一态度，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显得稀少而珍贵。

城市题材小说的书写对象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城市底层人群，二是城市中产阶级。在对底层人群的书写中，可以看到作家们特别关注了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代表作品是徐则臣的《兄弟》^②。徐则臣在近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一直将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作为描写主体，他既不回避人物所经历的粗鄙、窘迫的物质生活，又不让他们陷入没有精神、如同行尸走肉的泥淖中，而是让物质层面的残酷挤压与心灵的超拔、精神的盼望相碰撞，营造出颇具诗性品格的优秀作品。在今年的《兄弟》中，他再次书写了一个充满荒诞感的故事。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着魔一般认定繁华的北京城里有自己的兄弟，这一想象让他与北京建立了既亲切又虚拟的关系。然而背后的现实是，北京从来都不需要他们。小说最后，有关部门遣散了城乡接合部的外来务工人员，临时居所也被铲除。因为这期盼如此美好而毫无根由，小说的绝望感就更加彻底而让人心酸。

在今年描写城市题材的作品中，比较多地出现了对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伤痛的关注，如邓一光的《香蜜湖漏了》^③围绕香蜜湖沧海桑田的变化，写了一代人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的奋斗与挣扎。小说人物心态独异、玩世不恭，颇具现代感；周李立的《天的子》^④则在哀而不伤的轻松氛围中，将关注点聚焦于将儿女送到国外的城市老人。主人公在现实中扮演皇帝，生活中却成了“寡人”，定

①秦岭《天上的后窗口》，《芙蓉》2018年第3期。

②徐则臣《兄弟》，《大家》2018年第3期。

③邓一光《香蜜湖漏了》，《花城》(双月刊)2018年第4期。

④周李立《天的子》，《小说界》(双月刊)2017年第6期。

居美国的儿子也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新世纪的出国大潮，制造了一大批生活在中国的孤独老人，他们面对无法适应的外国，没有亲人的中国，过着无所适从、自欺欺人的生活。可以说，关于这代人的生活 and 情感状态，这部小说可以为未来提供时代的记忆。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城市题材的作品中，出现了意义指向不甚清晰的小说，如双雪涛的《女儿》^①就带有明显的文本实验和现代主义特征，具有多种阐释可能。它将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与在小说中书写故事互相穿插，写得离奇古怪且没有明确的结局。小说似乎是为那些不相信真情、不相信意义的人寻找确信和意义。这样的小说，可以看作是一种“现代现实主义”的尝试。作品中隐在的现代主义因子，有助于表达出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纠结、焦虑、混乱的心灵困境。

本年度历史题材小说收获颇丰，在写作视角上呈现出个人性、日常性的特点，同时在写法上专注于将生活的私人性与历史的公共性相结合。如莫言的《等待摩西》^②，将当代中国几十年的历史投射到一家人的命运中，以个人命运沉浮来书写中国当代史的变迁。从“文革”时的批斗到改革开放四十年，主人公的名字从摩西改为卫东，又从卫东改为摩西，从落魄到风光，从失踪到归来，几十年的社会风云变化，都被记录在个人的命运中。小说似乎提出了信仰问题，即支持家人活下来并过上正常生活的是什么？等待摩西，等待的究竟是什么？小说语焉不详，只在结尾处留下巨大的空白和猜想的空间；麦家的《双黄蛋》^③也描写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但是写法非常独特，故事的主体发生在双胞胎兄弟和他们的母亲身上，而小说的深意却体现在始终隐身的父亲那里。小说以写实手法，出色地还原了“文革”时期野蛮粗鄙的日常生活：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以肉体交换考试试卷，但在大批判中，此事被人散布出来。两个儿子为母报仇，斗殴中其中一个死去。为了不让“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活不成”的谶语成真，始终默默无声的父亲选择自杀，以自己的死来代替活着的

①双雪涛《女儿》，《作家》2018年第4期。

②莫言《等待摩西》，《十月》（双月刊）2018年第1期。

③麦加《双黄蛋》，《收获》（双月刊）2018年第3期。

儿子的命。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隐含着多少蒙昧时代的真实印记和作者对历史记忆的沉重心态。类似题材的小说还有叶兆言的《布影寒流》^①，小说写一个流言引发的复仇威胁，一直飘荡在工厂车间，仿佛随时都可能爆发，但又迟迟因为各种事情而被延宕。小说所书写的时代，带着特有的物质贫乏和精神苍白的气息，“无聊”似乎是那时生活的主旋律。小说对时代氛围的把握和对人们精神气质的捕捉，异常准确到位。此外，王手的《平板玻璃》^②是将人物命运与时代发展进行极好融合的小说。一面破碎的平板玻璃坏了一场婚姻的彩头，所有当事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四十年时间过去，时过境迁，再重温往事时，主人公终于深刻地领悟到，依靠自我来把握命运的想法是多么可笑。这部小说描写的时间跨越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两个阶段，不只书写了经济变迁对人生的影响，还以小说的方式对并不遥远的历史进行个人化的总结和回顾。

当代中国正处于巨大历史变革中，平静的背后波涛汹涌，多变的现实和复杂的人性时常在或朴拙或奢华的表相之中，透露着难以言表的感动和虚妄。作家所要处理的经验，前所未有的复杂和令人困惑，这是中国作家所要面临的事实。此时的中国作家面对着题材的富矿，将如何选择材料，又如何进行切割，才能让钻石发出最耀眼的光芒？需要怎样的洞察力和感受力，才能把持思考的重心，抵达意义的深处？这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小说创作所遭遇的困境。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当下的小说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小说界的平庸现实主义作品并不少见，有些作品在故事叙述方面有相互模仿之嫌，或者在缺少常识的经验中透露着某种“速成”的气息。事实上，一部好小说的诞生，并非妙手偶得之，而是需要写作者扎扎实实、全方位的艺术素养和思考力，包括作家的艺术品位、审美趣味、叙事能力，以及担当现实的勇气、观察事物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作家来说是难度，对小说来说是高度。

①叶兆言《布影寒流》，《十月》（双月刊）2018年第1期。

②王手《平板玻璃》，《花城》（双月刊）2018年第1期。

目 录

- 1 天的子 / 周李立
- 21 听一个未亡人讲述 / 裘山山
- 34 等待摩西 / 莫言
- 51 布影寒流 / 叶兆言
- 65 平板玻璃 / 王手
- 91 天上的后窗口 / 秦岭
- 108 兄弟 / 徐则臣
- 122 女儿 / 双雪涛
- 136 中年妇女恋爱史 / 张楚
- 160 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 / 陈应松
- 178 双黄蛋 / 麦家
- 189 春秋 / 阿袁
- 210 香蜜湖漏了 / 邓一光
- 226 朱三小姐的一生 / 任晓雯
- 243 动物园 / 孙睿

天的子

/周李立

陈怀初每年最喜欢的日子就是春节，当然他最忙的日子也是。平日里成天没事做的陈怀初，每到春节就登上人生巅峰。他忙的事情和别的老头不一般，毕竟他从来就是不一般的老头。一般的老头在春节盼儿女回家，就他好多年都没得盼。一般的老头们就同情他，说陈怀初你孤家寡人一个，逢年过节怕是不好过。

陈怀初揣着手，瞥一眼天，朝向老天提高了嗓子说：“惯了。”

“也不是个事儿。”有老头儿接话。

老天爷赏饭是个事儿，别的都不是个事儿。陈怀初话说得比一般的老头儿漂亮。他们都服他。一般的老头儿们在这栋楼里住了不少。他们平日里也和陈怀初一块儿，以在楼下晒懒散的太阳为主业，被家里老太太一天三次吼回家吃现成饭。这栋五层居民楼，楼下车有三棵梧桐树。树下砌了一级台阶。老头儿们都自带小马扎，不坐台阶，怕台阶硬。

陈怀初没有现成饭可以吃，他总愿意多晒会儿，这样还可以目送老伙计们个个灰溜溜拎马扎离开，人都走了他就有些不自在，盼人家快快吃完。

陈怀初在一般的老头儿们中很显眼，因为总穿条大红色棉布的裤子。大红裤子他有四条，分别对应四季——当年宫里就这样。虽说宫里的规矩也不是样样都好——单阴盛阳衰这一条，就很不好。但他认为四季分明的

裤子也是讲究人的生活方式，就算吃吃喝喝的事情上他不得不勉强应付——不是缺钱，是不满意自己的手艺——至少穿红裤子这种事情上他还能坚持，说明这日子还值得过一过。

老头儿们没人认为陈怀初那两扇红旗般在寒风中猎猎招展的大裤腿有什么不妥，反倒是哪天没见着北京冬天里这两根不倒的“红旗”的时候，他们才会觉得失落了什么。好在陈怀初几乎从未缺席楼下晒太阳的队伍，都说了，他孤家寡人一个，没牵没挂，只好积极投身晒太阳晒风雨晒雾霾晒自个儿——总之都是一回事——的民间活动。该活动又不劳民又不伤财，百益无害。

陈怀初喜欢“孤家寡人”这称呼，但他不喜欢被认作孤寡老人。“别看这一字之差里头，那可是千差万别啊！”他无数次如此训诫那些不明状况误以为他是“孤寡老人”的年轻人。“我儿子在国外，美利坚合众国。鄙人算不得孤寡老人，孤寡老人是没后人的。”此处他会卖几个关子，比如漫不经心理顺红裤腿因为长年疏于清洗实际已很难抚平的褶皱，又说，“至于孤家寡人么，那还是算得上的。要听听吗？要听听你就先去四方八舍的去打听打听，问问寡人是啥意思。”

那些年轻人很少去打听。陈怀初知道他们的时间早就被分割殆尽，所以才觉得如今的年轻人真是没意思透了，明明还有漫长的半辈子没过，却忙不迭像等不及明天一般地活着。他们总是被什么东西什么人给催促着、被等待着。早起的闹钟在等着他们，该送去幼儿园或小学的孩子也蓬着头、睡眼迷瞪地等着他们。还有那些在地下八尺窜行的火车，上午，地铁让他们不至于错过每天三十块的出勤奖，下午，地铁保证他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某处以便迅速花掉比三十块多得多的钞票。这样的一天便是能达成平衡、没有遗憾的。如果还有零碎时间，年轻人会去超市，掠走成山的方便食品，花一点点时间在厨房捣鼓出看起来丰盛其实也不好吃的晚餐，尽力吃饱喝足，这能让他们双眼发红、额头贴满油光，也全身都是力气可以用来对付家中那个耍赖不睡觉的小家伙。小家伙总是和年轻的父母们彼此折磨、持续消耗，直到小家伙有一天也成为年轻的父母，每天都被身外之物诱惑和鞭策。

陈怀初总能见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多数是这栋楼老居民的后代，经

年累月地逐渐像烟火一般散开，洒落在北京城各个角落，如今的北京城更广阔无边，足够容下更多散落的火星儿。火星儿们，有的就这么灭了，从此黯淡，比如老刘家那个进监狱的儿子；也有的就烧起来了，爆炸般地胖起来，比如老范家刚生完二胎的女儿。那二胎还是双胞胎，所以老范有三个外孙，都是男孩。可惜老范一个都不能带。老范的手得了一种关节伸不直的毛病，只能鸡爪子一样缩着抖着。陈怀初每天例行问问老范老伴儿的健康状态，顺便观察老范手指的抽搐频率。

就是陈怀初瞧不上的这些孩子，多年前，陈怀初眼见得他们一个个光着屁股跑出家门。门内，多半有个年富力强举着巴掌要揍人的父亲，老范就是，那阵子他的手关节展得可直了。现在的年轻父母都不打孩子了，他们不打任何人，个个都文质彬彬宛如大学教授，其实不过都是些小角色，放从前的朝代，连衙役都算不上的小角色。房产中介、超市收银、写字楼上班的小白领、专打离婚官司的小律师、生殖科医生、专车司机、做美发的托尼、做理财的杰克……无论他们白天做什么，白衬衣都得进黑西裤的裤腰里，各式皮带扣都得兢兢业业扣紧比陈怀初还要圆滚滚的那些年轻的肚皮。

陈怀初庆幸自己不必见识陈童身着白衬衣黑西裤、肚皮上再扣一枚金色皮带扣的模样。陈童是美国大学的教授，住在波士顿，离纽约极近。美国的大学先进就在于从不对教授的着装横加干涉。这说明陈怀初的儿子陈童也不是一般的儿子，是天之骄子。陈怀初这个不一般的老头不可能养出一个一般的儿子。陈童学的高科技专业那可真难，在美国学了十多年才算修成正果。在陈怀初的理解里，所谓正果就是不当学生了开始做老师了，拿着美国的工资了。

要说每到春节陈怀初有什么可忙的，还是挺值得一说的。

他得祭天。

其实也不是他祭天。祭天是从前的朝代里皇帝们做的事儿。老天又不是自家祖宗，谁想祭就随便祭的。顶多拜拜，求求老天恩典来年继续赏饭吃——也就这算个事儿。其他时候，老天爷哪有那么多时间搭理凡夫俗子？何况改朝换代，祭天早就不是必要的时务了。陈怀初自认是识时务

的，所以这些道理他都懂。但他还是放不下祭天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他是“皇帝”。

没人认可陈怀初的皇帝身份。让他当皇帝，只是因为他长了细长的吊梢眉。此外他嗓子亮，喊起来声音传得远，这样就不必在皇袍里藏一个装电池的小麦克了。至于吊梢眉是不是皇帝的“标配”？这纯属个人意见。区文化局负责民俗表演这档业务的小干事出生南方，是名校考古系毕业，受故宫那些清代皇帝画像影响颇深。他见着吊梢眉的长者就觉得有几分眼熟，就觉得像那些画像上的皇帝老子。

祭天只有皇帝是不行的，还得有众随员。文官二十人，穿红色文服，左右分开列队。武官八人，穿藏青短款武服，不列队，因为得抬皇帝也就是陈怀初的轿子。所以武官实质是轿夫，出力最多，尽管轿子上的陈怀初多年来保持住了清瘦的标准身材——要是发福的话，武官抬轿会费力就会嚷着加工钱或者撂挑子不干不说，也不像个真命天子的样子，而像和珅那种贪官，那出场就不好看了，出场不好看，这事儿就不严肃了，反像闹剧——所以武官拿的工钱是最多的。这两年都是按天结算，一天一百多块，外加三餐盒饭，一荤二素。

文官的工钱仅次于武官，因为得自己走过祭天的一路。春节期间不消说有多冷，北京地坛公园里植被众多，到冬天就更显阴森。地坛的春节庙会名声在外，来的人接踵摩肩，观赏祭天表演的闲人也少不了。文武官员们哪次都得在户外冻上大半天。祭天表演连着演一星期，从大年初一到初七。文官们祭天仪式期间还得一本正经地站着，不时配合皇帝陈怀初做些不知道有没有历史依据的祭拜动作。那些作揖挥袖的架式，多数都是陈怀初自己看着古装电视剧琢磨编排出来的，小干事说这些动作多半“算靠谱”，错不到哪儿去，还鼓励陈怀初提升演技的同时也要发挥创造力，反正这活动的目的就是“增添节庆气氛”。北京春节庙会里有祭天的表演，仅天坛、地坛两家。无论从哪方面，天坛那队都比地坛好。

文官们也有三餐盒饭，分量跟武官一点不差。只有皇帝的工钱最少，不是按天结算，而是每年祭天活动完了一块儿给，为防皇帝中途退出。文武百官可以换人，就皇帝，不适合频繁更替。所有百官都有候补演员，就皇帝，没候补。平均算下来，陈怀初扮演帝王的收入，一天不到五十块

钱。早些年陈怀初还抱怨——那阵子他手里没现在这么多美元——认为这和皇帝身份不符，况且“都是一样挨冻，皇袍也不比文官的红衣服暖和不是”？

但人家说，皇帝全程坐轿子，没收你的钱已经不错了，而且你见过计较工钱的皇帝吗？文武百官还都得拜你呢，就你一个，只拜拜天，就够了。

陈怀初自然知道自己不能跟真的皇帝们相提并论，曾经天下都是皇帝的，他们还计较什么？他们只需要讨好上天。但他没这么说，毕竟，他还挺想自己来年能继续当皇帝、继续祭天的，就挥着皇袍金灿灿的长袖口说：“工钱？这不是个事儿，我就是图一乐。”

“这就对了，老爷子，就您装扮上，那气派，就是光绪再世啊。”

陈怀初讨厌光绪，因为光绪软弱，他觉得对方应该说乾隆再世。

春节期间地坛祭天的民俗表演活动持续有十几年了，反正陈怀初做皇帝的年头已经超过了雍正，他是别想赶超乾隆了，起步晚，做不到“十全老人”的六十年帝王生涯了。他算是幸运的，麾下文武官员都换了一拨又一拨的退休老头儿——有的年龄大了就不来给陈怀初抬轿子了。只有陈怀初还是铁打的江山。谁让他孤家寡人一个过春节呢。多年前，这些老头儿都和陈怀初一块儿，是在地坛园林管理局工作的，陈怀初主要负责给古树做养护。园艺工人辛苦，退休年龄也早，有的四十多岁就开始养老了。成立民俗表演队的时候，地坛这边就没舍近求远，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

每年腊月十几，负责民俗表演活动的文化局小干事就上门拜访，提请陈老先生记好今年的活动安排。“又得让您老受累了”，小干事每次都说，但人家每年都来得两手空空，陈怀初觉得这南方小孩不懂规矩，跟老范说过：“大过年空手上人家家里，天下走哪儿也没这个理儿啊。不是有没有年货的事儿，这是个理儿。”

老范听来听去，说：“你还是说的年货的事儿。”

后来小干事当了处长，干脆就不来了，摆架子，指派底下人打电话，通知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到地坛西门处临时拖车内换服装，几点几分到拖车旁的大棚那儿领盒饭。

陈怀初接电话还兴高采烈连连说是，放下电话就气急败坏，认为如年轻人真没大没小，竟然敢这样跟他讲话，比外面屋檐掉下的冰碴还像刀

子。骂归骂，过后，他也能迅速重整旗鼓，红裤腿走路带风，半天也不能安稳坐下。

陈怀初最怀念就是第一年做皇帝的时候。那一年陈童刚刚去美国念大学，为省下机票钱，圣诞春节都不敢回国。独自过春节的陈怀初想，闲着也是闲着，就去报名参加了民俗表演队。一开始没做演员，报名时填的是“服化道管理”，老伙伴们给陈怀初的评价是“凡事都讲理儿”——讲理的人适合管理器具。管了一阵子服化道，也不知道被谁看中了，说个子高，能当演员，面相也气派，吊梢眉，那就还能演皇帝。

陈童那时候很瘦，高度近视总让他像个瞎子般走路撞人撞树撞电线杆。陈怀初可没为这个少操过心，陈童出国，临走送到首都机场，陈怀初最后的叮嘱，是走路要看路。

“知道了，爸爸。”陈童扶了下眼镜，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只是陈童自幼瘦弱，那副庄严表情便显得有些老成得像极了陈怀初。

陈怀初想再叮嘱些什么，但他自己还没坐过飞机，陈童也没坐过。他们对这件事一样摸不着门道。还没等陈怀初开口，一伙戴着旅行社红帽子的团队游客，就呼啦啦冲过来了。陈童宛若一颗黄豆掉进锅里——锅里全煮着红帽子。视力素来极好的陈怀初，半天也没从人堆儿里把儿子拔拉出来。等浪一般的人潮过去，陈童书包也歪了，箱子也倒地上了，眼镜又掉回鼻尖儿上，然后下一拨人潮又过来了。

“童童，站好了！”陈怀初瞅准一个空儿，掰了一下陈童的肩膀，陈童虽瘦，个子倒也不矮，随他。陈怀初掰儿子的肩膀还得举高了胳膊，这让两人都有些不自然，于是他又放下胳膊，说：“站稳脚跟，就不怕摔喽，别的都不是个事儿。”

再后来，陈童这颗小黄豆不是掉进锅里，而是掉进大江大河大海里了，陈怀初想捞回来见一面，就比什么都难了。

陈童出国后，陈怀初很长时间都在想首都机场那些呼啦啦冲过去又冲过来的旅行团队，就像动物世界中的蜂群或蚁群，天下众生啊，分开看都渺小卑微又没头没脑，一凑一块儿就横冲直撞气势汹汹，顶烦人的。

陈童得用吃奶的力气才能冲出这些平庸之人的重围吧？想到吃奶的力气，就又不免想起陈童自幼就没好好吃过奶，几乎是陈怀初一己之力把他

养大。好在除了走路不看路，中学时摔过两回，左手肘有过不严重的骨折，左小腿有过严重的骨折，还有眼睛深度近视之外，陈童并不像别的男孩那样难养。

陈怀初没大抱负，皇城根儿脚下的人，生来就赢在起跑线上，还想有什么大抱负？他只希望陈童稍微比老范家女儿强点儿就行。所以打开始他也不觉得出国留学是陈童会做的事，只是陈童不声不响又心事极重，渐渐，开始闷不做声地蝉联全年级第一，又拿过几次全区物理竞赛一等奖，颧骨越长越高，发际线也跟着高，个子没怎么长，眼镜度数却一个劲儿涨，到陈怀初意识到陈童日后必将漂洋过海离家千里时，什么都来不及了。他不知该喜还是该忧，为此考虑了好长时间。“我图什么呢？我不就图他比老范家的胖闺女强，我走出去脸上有面儿吗，现在他不就比人家能耐了吗？”陈怀初最终这样解决了这个心理难题。况且，“谁能想啊？天下的事儿，我也头天还给皇帝提鞋呢，第二天就成皇上了。”

于是这一年，当陈怀初站在首都机场出发大厅的时候，再想起的还是那年蜂群一般的人潮。陈童跟这些人不一样，他那么与众不同，如今哪怕再多红帽子拥来，也不会将陈童淹没。现在的首都机场当然早就不是原先那个了。站在新航站楼大厅中央，随便往哪个方向看都看不到边儿。玻璃幕墙似乎树立在四面八方，说不好走几步就会撞上一块玻璃。一辈子都在北京城内的陈怀初，还是第一次知道北京有这样的地方，不免有所失神，脚下乏力。

陈童这些年倒是壮实了不少，“都是吃多了垃圾食品。”坐出租车来机场的路上，陈怀初这样说过儿子，但陈童没接话，陈怀初一个人说下去，“都说了，汉堡薯条不适合咱北京人体质，我去美国有炸酱面涮铜锅吃吗？就算有，也没有牛街的味儿了吧？我可不吃那些东西。还有茶，哎哟喂，大事不好喽，我好像把我茶缸子忘了……”陈童穿一套薄薄的深灰色毛呢长西装，到了机场，他走进室内就脱下上衣，横平竖直叠好了放胳膊肘上，像炸酱面馆跑堂的在胳膊肘搭的那块毛巾。里面穿浅灰色羊绒衫，看上去也薄得不行。他也不怕冻？看来垃圾食品热量确实高。小时候陈童很怕冷，从来不敢去什刹海滑冰，说是被冻得都快要昏迷了。别的男孩把路